

黄河铜瓦厢改道170年地理变迁记

□许志杰

成为历史的铜瓦厢

兰考是一个令人崇仰的地方，当年焦裕禄离开故乡山东淄川到河南工作，生命中的最后一站就是在兰考任县委书记。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475天，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、除内涝、斗盐碱，奋战黄河险滩，大力种植梧桐树，博出一片黄河泥滩上的新天地。

出兰考县城，一道美丽的黄河岸边边景色，令人眼前一亮，或许这里曾经留下焦裕禄和当地百姓一起栽种梧桐树的背影。

遥想170年前的1855年(清咸丰五年)6月19日，黄河在铜瓦厢如巨龙般撞开北岸拦水大坝，原本直向东流的河水，一泻而出，改向北去，自此以下到山东阳谷张秋镇，蔓延开来，泽国一片，终夺大清河流至利津入海。在此之前，南宋建炎二年(1128)，为抵御金兵南下，宋朝官员杜充在河南滑县扒开黄河堤防，迫使黄河经泗水入淮，在江苏滨海、射阳一带注入黄海。

铜瓦厢黄河决口已成为历史。在县城问及好几位自小在兰考长大的当地人，关于铜瓦厢，他们了解得很少，只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先生好像对此有点印象。历史上，铜瓦厢的名声还是很大的，尤其是清咸丰五年的铜瓦厢决口，黄河改道，可以说不仅改变了铜瓦厢以下两河流域(黄河、淮河)人民的生活方式，更改变了相当大区域的地理与行政区划。

历史文献记载，铜瓦厢曾是黄河岸边一个商旅云集、人口稠密的繁华古镇。1855年黄河决口，铜瓦厢从此失去踪影，关于不见踪影的铜瓦厢，在地理位置上也存在两个不同地域的解说。一个是兰考说——铜瓦厢是兰考县西北部的古镇遗址，位于今坝头乡西。另一个是封丘



铜瓦厢黄河浮桥

县说——铜瓦厢是封丘县李庄镇境内的旧集市名。在李庄镇境内的黄河大堤上，封丘县立起了一座“铜瓦厢纪念碑”，表明这里就是铜瓦厢黄河决口处。除上述表述有所差异之外，其他说法基本一致，如铜瓦厢初名铜牙城，又有古称牙旗，牙门，牙城之说。到明嘉靖时期，被列为镇店，成为黄河北岸的重要渡口。到了清代，此地是黄河有名的“险工”，由于铜瓦厢所处地势南高北低，一旦发生决口，水往低处流，黄河必舍南冲北，蔓延岸北广大地域。当时，从铜瓦厢至山东阳谷县张秋镇两百多公里的河段，没有固定河槽，河水蔓延范围南北横跨数百里，仅封丘县就有三十多个大小村庄陷入汪洋。大清河是发源于山东沂源县境内的大汶河下游段，季节性很强，雨季水量较大，旱季则会出现断流现象。虽然黄河水在张秋镇北至东平湖引入大清河，但河道狭窄，无法承受汹涌澎湃的黄河水量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年年决口，一年多决口，给流域民生带来灾难。历史学家李文海牵头所著《中国近代十大灾荒》以“大河改道：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前后”为题，将其列为近代中国十大灾荒。

在兰考县东坝头村边，以“黄河车站”为主题建设的铜瓦厢黄河公园已经成型。传说黄河决口时，一片汪洋中只有堤坝外一户人家的二层房顶还露在水面之上，人们为了纪念将其命名为东坝头村。

大运河被拦腰阻断

1937年郑州花园口人为决口，用以抵御日军推进。黄河在此被迫改道行进古道，山东段再次断流有八年之多，直到1945年完全堵住扒口恢复北向渤海。但是黄河对于黄淮流域的再造从未停止，新的地理标志由此形成，包括今南四湖、东平湖的扩张，京杭大运河张秋以北段漕运结束，以及江苏与安徽间的洪泽湖，都是在铜瓦厢决口黄河改道之后重组为今天的模样。

黄河漫滩至阳谷县张秋镇，首先带来的灾难是淤泥黄浆把京杭大运河河堤冲垮并迅即淤塞，将运行数百年的大运河拦腰阻断。

运河挖掘史起于春秋战国，真正长距离具有漕运作用的大运河是隋炀帝开掘的隋唐大运河，隋炀帝把原来的段落性运河与湖泊连接起来，从而形成一条由杭州经洛阳到北京的人字形大运河。到了元代，又用十年时间开挖“济州河”与“会通河”，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原有河道与湖泊连接起来，北边重挖北京到天津的“通惠河”，南边利用江南运河，形成一条南北通达的大运河，这便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。明朝以及清朝前期，加大了对大运河的整治疏浚，使之畅通无阻，便出现了乾隆数次下江南的情景。这样的历史一直维持到1855年铜瓦厢决口，黄河改道。

张秋镇位于山东阳谷县南部，以金堤河为界，与河南省城隔河相望。笔者在前往张秋镇之前，特意绕道河南省台前县夹河乡八里庙村，谒见明朝著名治黄名臣徐有贞书写的“敕修河道功完之碑”，碑文详细记载了徐有贞治理黄河的过程，包括用土、用石、建闸数目，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块由治黄官员亲自书写的治河方略碑记。由八里庙村北行过金堤河便是张秋镇，金堤河是黄河下游的一条支流，1964年山东省寿张县建制撤销之后，成为山东省与河南省的界河。

元代“会通河”开通之后，大运河开始流经山东省，沿两岸自南向北形成众多运河重镇，不仅有济宁、聊城、临清这样的大都市，还有张秋、阿城、七级、李海务、魏湾、戴湾这些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小镇。以张秋镇为例，明成祖重新疏浚“会通河”，一直到铜瓦厢决口改道湮没运河，四百多年间兴盛不衰，“南有苏(州)、杭(州)，北有临(清)、张(秋)”，张秋又被称为“小苏州”。铜瓦厢决口改道，冲垮运河大坝，泥沙俱下将运河河道淤平，惨遭腰斩的张秋至临清段成为废河。之后清廷朝局动荡，再也无力重整运河河道，漕运复兴无望，不得不于光绪三十年(1904)正式裁撤存在了数百年的漕运总督，宣告漕运制度废止。

黄河水灌进微山湖

铜瓦厢决口之前，山东只是一

个可以远观黄河的省份，黄河沿着山东省的最南端，经过豫东、皖北、苏北汇入黄海。但这一次山东却成了铜瓦厢决口受灾甚重之地，决口一个月之后，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：“近日水势迭长，滔滔下注，由寿张、东阿、阳谷等县界之张秋镇、阿城一代串过运河。漫入大清河，水势异常汹涌，运河两岸堤埝间段漫塌，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，菏泽之下，寿东以上尽遭淹没，其他如东平、汶上、平阴、茌平、长清、肥城、济阳、齐东、惠民、滨州、蒲台、利津等州县，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。”见朝廷毫无反应，崇恩半个月后再上奏报，黄水“由曹濮归大清河入海，经历五府二十余州”。当时山东被划分为十府，其中五府沦为灾区，可谓一片哀鸿。菏泽首当其冲，水势异常凶猛，乡间一片汪洋，几成泽国。比自然灾害更让人痛心的是，面对水患清王朝各级官员只是空谈，拿不出任何实际有效的治理举措，错失一次又一次的治水良机，致使本可控制或减小损失的水灾一发而不可收。关于治理铜瓦厢决口，清廷之内亦有争议，有的主张强堵决口，恢复原道，有的则主张让黄河通过山东境内入海。

黄河水灌进微山湖，又泄入大运河，造成沿湖沿运河之滨的济宁、鱼台、峰县(今枣庄市)、滕县(滕州市)、金乡、嘉祥等州县运道、民田都被淹没。原本大运河流经南四湖西侧，今称旧运河。新运河即南阳新河的开凿造就了微山湖的诞生，同时与大运河运道东移密切相关，淤运河的开凿又促进了微山湖的加速扩张。皂河和中运河的开凿最终赋能微山湖，促成其鲁南、皖北、苏北“水柜”的重要地位。

从铜瓦厢决口到清王朝垮台的半个多世纪，黄河山东段几乎年年出现决口成灾，只有4年没有出现河灾，共决口263次，相当于改道前的16倍。

笔者翻阅相关资料发现，自1949年始山东省沿黄人民对黄河进行大规模治理，先后三次大修堤，到1984年10月，确保了黄河伏秋大汛不决口，同时科学引黄淤灌，使之成为真正的母亲河。



铜瓦厢决口，黄河改道，两大地理现象注定被写进滚滚黄河史，它结束了黄河七百多年夺淮入海的历史，同时夺大清河注入渤海。此外它也改变了诸多生态环境，如大清河的形成、微山湖的形成、张秋以下京杭大运河漕运从此中断，洪泽湖与新的淮河水道入海口形成。沧海桑田，170年风雨兼程，历经各种艰难险阻，黄河两岸人民遵从自然，顺势而为，同时以科学为指引，做到治黄用水两不误，书写古老黄河的新故事。



铜瓦厢黄河决口处



张秋大运河河道